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二卷 移東補西簿書莫考 因奸及騙歷史難堪

話說三奶奶癡想了一會兒，便站起身來，往上房就走。業秀才一看這個神情，三奶奶大有意氣。心裡急的了不得，只在賬房裡搔頭摸耳的打旋子。約有兩頓飯工夫，只見尤爾山皺著眉，走到賬房裡對業秀才道：「你們兩口兒到底為了些什麼呀？」業秀才急得汗珠比黃豆還大，吱吱喳喳的道：「沒、沒、沒、沒有什麼，不過說尖話兒玩。」爾山道：「你也該知道，小女的脾氣很有些兒古怪的。每常說玩話說合認真來。今兒是不得了呢！」業秀才忙道：「令媛千金，怎樣說呢？」爾山道：「小女說，他如今才知道頭裡的勾當錯了，不合理的。立刻要叫我把你辭了。若是不的，他便家去了，沒有回來望望老子娘的日子哩。你想，我們老夫妻兩個，這一把的年紀了，唯有這個女兒，怎肯放他，斷絕了娘家路嗎？沒奈何，你只得依著他吧。等他心意回轉了，或者還有個商量。請你把賬目交代出來吧。」業秀才一聽，彷彿兜頭澆了一勺冷水道：「啊呀！苦了我也！我並沒得罪了令媛。可否請令媛出來見一見？還有下情上告。」爾山搖著頭道：「這是白說的，斷斷做不到。還是把賬簿交出來，小女要查賬哩。」業秀才越發的慌急道：「賬目……賬目還有幾注沒有寫哩。停三天，繳進來吧。」爾山道：「只怕做不到。小女肯時，我也肯哩。」說著去了。沒一會兒，一個丫頭出來道：「賬房老爺，我們姑奶奶說，『沒有寫的賬不用寫了。叫我來拿賬簿呢。』」

業秀才只得把歷年賬目一併交出來，對那丫頭道：「請你對姑奶奶說，這賬目也不用查得，他心裡早早明白哩。常言道：人情留一線，後來好見面。我立刻走路就是了。若然不忘我這七八年的情分時，就將就些兒吧。」

說著不禁眼圈兒紅了。那丫頭也覺慘然，道：「咳！賬房老爺，你怎地不見機，難道還摸不到姑奶奶的性度嗎？弄到這個地步。」

業秀才不禁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且說那丫頭捧了一大堆的賬簿，交到三奶奶面前。且把業秀才可憐的情景越發的裝一番，說了一遍。三奶奶冷笑道：「教他忒狠哩。然而可憐呢！果然可憐。」說著又對爾山道：「爹，還是你做件好事吧。可有遠遠的去處？薦他一個吃飯的場窩，省得他沒的投奔處。」爾山一會兒掂掇道：「我的好孩子，你既然可憐他，怎不就算了吧，依舊好好的兩邊過快樂日子。今而後，姓業的不在這兒了，你回來又冷冷的沒個趣兒，只怕以後你要回來的稀了。」

三奶奶道：「這事兒呢，我自己也知道忒煞風景了。須知我是個好名之人呀！不是我又是發呆了，說起書腐騰騰的話來。若說好名之人，三代以上果然是算他不肖的一路人。因為好名之人，必定是合著作偽的性質、違心的舉動。先生之道，原情誅心而已。所以算是不肖的。然而三代以下詐偽日出，恬不知恥，故所以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。他既然能知好名，決然不肯做出被人唾罵的事。而且他羞惡之心，還不曾忘呢。所以算他是賢者哩。也是求賢者不得而思狂狷的意思。至於現在的時代愈趨愈下，越沒廉恥，越算是個人物。爺，你不聽人家說官場中的醜態嗎？『官』原是成萬民的表率，國家治亂興亡所寄。倒說見了外國人，彷彿小鬼見了鍾馗哩。還有沒廉恥的是只顧討外國人的歡喜，不顧百姓的流離困苦，盡把金錢來送給外國去；也不顧國家損失威權，被列強調笑欺負，只管自己便宜。升官發財，榮宗耀祖。然而明白事體的祖宗在九泉之下哭呢！靠了外國人的勢力要求，他高官厚爵，這種人在國為賊臣；在家為逆子。他祖宗實在是倒蛋，還算榮耀嗎？」

尤爾山笑道：「你說了一大堆的大道理，我直一點兒找不到，你在這裡說什麼？」三奶奶由不得「啞」的一聲，倒好笑起來，又道：「爺，上海地方不是有好些的朋友嗎？那裡是通商大碼頭，容易找一個吃飯之處。爺，寫幾封信，叫他去上海吧。離了我這裡，豈不好呢？」

爾山曉得他女兒。一時說不明白了，只得答應著，檢幾個知己朋友的姓名住處，對業秀才說了，叫他自己去寫幾封信。寫罷，爾山蓋了一個圖章，這信才算有用。這裡三奶奶把歷年的賬目一一查考，直查考了整整的三日，不要說查考不出一個頭緒來，反而越弄越糊塗了。三奶奶直弄得火星直迸，道：「什麼樣的！不是混帳嗎？」

然而這賬，卻不是混帳，合起總數來，卻沒多大的出入，不過差著兩三吊銀子的光景。業秀才他自以為這一分家私在自己的皮靶裡，不用作弊了的。不過頭裡一二年，沒有同三奶奶上手的時節，調了些微的槍花。當時膽子還小，不敢胡鬧，所以三奶奶從頭查起來，自然查不來了。況且三奶奶也是不懂賬情的，那裡考得出一條子路來呢？及至打起總算來，總算不怎麼差遠，心裡倒很可憐他一點忠心。這一想，又勾起平日的恩情來了。何奈業秀才這時兒已到了上海。沒奈何，只得長吁短歎而已。且說業秀才拿了尤爾山的幾封信，搭上輪船，有天到了上海。便有旅館裡接客的，接到一個叫什麼「第一樓」旅館，把行李存放了。但把那幾封信上的去處，請教了賬房先生。那一封寫著：三馬路天福裡江蘇即用知縣金公館金紉香大老爺升啟這一封最近，就在第一樓的後面。業秀便換了一身齊整的衣服，備了鄉晚生帖子，便去求見金大老爺。齊巧金大老爺坐著書房裡沒點兒事幹。門上傳進書帖來，連忙看了，便知是安東尤爾山那裡來的。原來金大老爺也是安東人。當初捐官的時節，向爾山借過三吊銀子。一瞬十二三年了，利錢也不曾付他一個。金大老爺見了這信，著實擔驚，只道是派人來索取借款了。及至打開看時，信上卻又一字兒不提借款的話頭。只得把業秀才請了進來。講禮已畢，分賓坐下。金大老爺一看，業秀才人品倒很漂亮，便動問了爾山的起居，業秀才恭敬答應了一番。又站起來，作了一揖，述了來意。金大老爺便知不是討債的，這人情落得討好。便道：「算數，算數。一來我們是同鄉；再則尤爾翁著實切囑兄弟，兄弟敢不竭力嗎？老哥也不用住著外邊，把行李搬來，兄弟這裡祝」

業秀才著實感激。又是吃大菜、跑馬車、聽戲，著實應酬了業秀才好幾天，差不多花掉了二三十洋錢。列位，敢是金紉香金大老爺愛體面呢？還是尤爾山的面子大？所以把業秀才著實恭維，其實都不是的。大凡精通官場狀態的已覺著了，就是方才所說的，曾經有三千兩銀子的交涉。官場上普通手段，借著債主面上花了幾個錢，那便這筆錢打到銷字號去了。那末銀子三千兩呢？金老爺在業秀才分上，不過花了二三十洋錢罷哩，還夠不上一個月的利錢，怎說存了銷了呢？論起來，金大老爺已是闊手了。這點點，只怕三萬兩也夠銷哩！好教列位得知，大凡同做官的有錢債的交涉，斷斷不可介紹親友去奔投他，將來說起來：某人到我這裡，我怎樣的應酬，怎樣的同他位置，有如許的交情，到底要使得你開不得口討債就是了。閒言少敘。且說業秀才在金公館過了一月有餘，金大老爺敬之如上賓。一日，金大老爺道：「老哥，兄弟有個朋友徐太守，公館裡要請一位西席老夫子，只有兩個學生，姊弟兩個。」

業秀才道：「嘎！一男一女嗎？有多少年紀了？」金大老爺道：「徐小姐已是十七歲了，那位小小爺還是蒙童哩。說不得老哥倒辛苦些吧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徐太守有差事在這裡嗎？」金大老爺道：「徐太守卻沒有差事在這裡。他是做珠寶生意的。橫豎有錢，捐個官在這裡。倒是注重在生意的一方面；做官的一方面，不過算個玩意罷哩。場面上威嚴些。倘使投著有緣的上憲，便弄個差使當當。若是不的，他也不在乎此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倒是一位寫意朋友。承蒙老伯栽培，那是晚生的僥倖了。」於是說停當了。過了幾天，那邊徐太守過聘書，十二元聘金。秀才非常高興，便檢了一個好日子，到徐公官去開館，要知業秀才開出甚樣的風波來，且看下文書中，便知分曉。